

塞上春深

□马鹏程

塞上的春，总是来得迟，却走得急。你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那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，它便已悄悄走到了尾声。待到春末夏初，天地间才真正热闹起来——不是江南那种黏腻的温热，而是塞上独有的、干脆明净的朗润。

这时候的风，早已褪去了初春时的凛冽，也不似盛夏时的燥热，它是柔和的，带着几分清爽，轻轻拂过脸颊。朝着山间望去，远山如黛，近水含烟。桑干河畔两岸的杨柳，早已不是初春时“鹅黄的嫩芽”，而是绿得浓郁，绿得深沉，枝条柔软地垂下来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是少女新沐后的长发。这便让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”古人折柳赠别，大概也是在这般春深时分吧！只不过，塞上的柳，似乎比别处更多了几分坚韧。它们在风沙中长大，在干旱中扎根，那份绿意，便显得格外珍贵，也格外动人。

田地里，更是一番繁忙景象。春末夏初，正是塞上播种的黄金时节。田垄里有了几场透雨的滋润，这在塞上是极其珍贵的。农谚说：“春得一犁雨，秋收万担粮。”祖父那一辈人，最懂得这雨水的分量。雨后的土地，松软湿润，散发着泥土特有的芬芳。你若是俯下身去，便能闻到那股子混合了草根和腐殖质的气息。

于是，农人们便忙碌起来了。

小的时候，在农村，天刚蒙蒙亮，村子里的狗吠声和鸡鸣声便此起彼伏。叔伯们牵着耕牛或驴，扛着犁耙，走向田间。这场景，千百年来未曾变过。《汉书》中记载：“生民之本，衣食之源，农事始于耕。”整个塞上，自古便是农耕与游牧交汇之地。这土地上，埋藏着千年的煤，也埋藏着千年的汗水与希望。

我跟着祖父下地，看他如何耕作。祖父是种田的好手，他抚摸着那头跟随他多年的老黄牛，眼神里满是慈爱。他将曲辕犁扛到地头，套上牛轭，一手扶着犁把，一手拿着鞭

子——那鞭子多半是摆设，只是偶尔在空中甩个响儿，吓唬吓唬偷懒的牲口。

“哒哒，吁吁——”祖父的口令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。

我小时不解，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祖父笑着说：“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。‘哒哒’是往前，‘吁吁’是停下。牛通人性，你待它好，它就听话。”

锃亮的犁铧插进土地，翻开的泥土像波浪一样向两边翻滚，黑油油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那些沉睡了一冬的草根、虫子，都被翻了出来，引来一群鸟雀跟在后面啄食。这是田野上最和谐的一幕——人与自然，相得益彰。

比起纯粹的农耕，塞上的春末夏初，还有一种独特的“野趣”。

田埂上、山坡间，各种野菜都冒出了芽儿。苦菜、蒲公英、车前草，都嫩得能掐出水来。这时候，村子里的人们便提着篮子，拿着小铲，三三两两地散落在田野里，说笑着，寻找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。《诗经·周南》里有“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”的句子，写的就是女子们采集野菜的情景。几千年过去了，此情此景，竟还是这般相似。采回来的苦菜，洗净了，用开水一焯，拌上蒜泥、醋和香油，吃起来微苦而后甘，清爽解腻。

吃的不仅是味道，更是那股子山野气。正如《山家清供》里说的，食花草，吃的是个“清”字，是个“野”字。在塞上，这份“清野”之气，伴着塞上的风沙与阳光，更加粗犷，也更加真切。

如果说野菜是土地的柔软一面，那么那些残垣便是它的硬骨

。这般春深时节，放眼望去，田野与山峦之间，其实还藏着另一层塞上的筋骨。你若是走得稍远些，便能在草色掩映中看到一段段残破的土墙——那是古长城的遗迹，历经千

年风沙，早已不再巍峨，却依然匍匐在大地上，像一条龙脊。烽火台虽坍塌成了土丘，但仍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脊梁。

塞上的土地，从来不只是农田。它是战场，是商道，是胡汉交界的咽喉。桑干河畔的杨柳，见过多少征夫的泪；田垄下的黑土，又饮过多少战马的汗。《汉书》里说“塞上之险，固以兵强”，可千百年来，这片热土上真正的魂，不是刀兵，而是犁铧。春末夏初的耕作声，比任何号角都更持久。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，早已被风吹散；而和祖父一样的农人们口中的“哒哒，吁吁”，却一年又一年地响在田间。

如今走在田埂上，回头望去，远处的古长城与近处的春苗一起沐浴在夕阳里。一个沉默如铁，一个柔软如水。它们就这样对峙着，也共生着，构成了塞上最独特的历史纹理。

暮色四合，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田里耕作的人们已经收工了，远处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与天边的晚霞融为一体。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青草的芳香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属于塞上的味道——或许是烽火台下那片葱茏的草木，或许是古长城脚下那阵无声的风。

走到村口，回头望去，田野已隐入暗蓝的天光，只有远处几盏灯火，像是大地种下的另一茬庄稼。小时候跟着祖父耕地，他扶着曲辕犁，口中喊着“哒哒，吁吁”。如今，那些声音早已被机器的轰鸣取代。可每到春末夏初的耕种之时，我还是会想起翻开的黑土在阳光下闪着油光，想起那新生的野菜，浇上醋蒜汁，吃得满口山野气。

春末夏初的塞上，既带着春的温柔，又有夏的热烈，沉默、厚重，却又在每一个春天里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千载而下，多少金戈铁马都已远去，唯有这片土地，年年岁岁，春华秋实，无言地承载着一切，也包容着一切。

想起摘菜的母亲

□吉小吉

一身粗布，在晨光中舒展成褪色的地图
母亲俯下身时
细雨在大眼竹叶帽上奔跑
滴落在我那岭南的故乡

苦麦菜的清香
沿着母亲的指缝攀爬
直到她手背皱纹深缠的冻疮疤痕
在我的瞳孔里异常清晰
整个三月开始湿润、发霉

田埂的裂缝里
蚯蚓正在翻译泥土的密语
那些被揉碎的晨昏
在补丁里长成蝴蝶线的纹路
而春天始终是枚褪线的纽扣
悬挂在母亲无法挺直的脊椎上
即使她病逝二十年了
但仍然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晃动

赞白衣天使

□王永忠

素衣暗漾白莲香，朝伴晨曦暮伴霜。
妙手可销尘世苦，初心足暖庶民肠。
愿将仁术绽春色，肯把良方化瑞光。
无悔躬身施善泽，人间处处得安康。

踏青游·五一节桑干河畔乡村游

□张桂香

天朗风轻，桑干岸萦芳草。
十里河、翠林环抱。望郊原，田畴绿，稼禾初貌。村径绕。疏篱笼烟树杪。燕剪柳丝轻袅。
嫩色含柔，乡川叠青娇俏。
一水阔、碧澜浩淼。夏将临，云影淡，晴阳高照。闲怀妙。尽览长堤景好。韶华不负翁媪。

踏青游·过青钟村昭君墓

□王碧君

谁拨琵琶？一抹暗愁萦绕。
野陌间、觉来寒峭。汉家风、边山月，柳凄人杳。留晚照。又听几声雁叫。零乱故园春草。
无意相争，奈何世间颠倒。
质本洁、不谄尘道。叹胡沙、淹没了，孤光襟抱。天涯渺。换得无人惊扰。远处几家烟袅。

踏青游·立夏

□刘俊英

众蕊辞春，杨柳竹松鲜盛。
嫩夏来、碧桃青杏。换单衣，翻垂领，忘忧感兴。溪水咏。麦浪舞风秀劲。树影弄荫斜径。
天气升温，云霞逐晴浮境。
赋佳韵、吟观妙境。鸟声啼，蜂语哩。时迁光应。虫蛙庆。叶密香残天定。池添日照星映。

好东西不是用来攒的

□杨晓利

从应百买回半袋子砂糖橘，回家后发现袋子里有几个已经软塌塌的，表皮带着褐色的斑点。我照例先拿起一个最不好的，剥开，酸中略有一点点苦，思谋着等吃完这些“次品”，过几天再享用那些金黄饱满的橘子。后来，才发现它们都已经不好了，凑近一闻——竟然微微的发酵味，只好扔掉了。

这不是第一次了。

吃东西，我总是先挑不好的吃，把最好的留到最后。结果往往是：好的还没轮到，就已经不好了或着坏了。穿衣服也是这样。新买的衣服挂在衣柜里，想着“等一个好日子再穿”——亦或行礼、出门时再穿。就那样挂着，留着，衣服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却悄悄泛了黄，款式也不时兴了。这样的毛病还蔓延到阅读，看到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，刚开始读或者读到一半，总会深深地闭上眼睛，双手搭在胸口，心说：这么好的东西，要留到安安静静的时间、心情美美的时候再细细品味。于是点下收藏，或者浮窗，退出。其实，那个“以后”几乎再也没有来过。

如是，收藏夹里躺着数百多这样的文章，浮窗里的自认为好的东西越来越多。而我像一个守着宝箱却从不打开的守财奴一样。

从前，我以为这只是我自己的毛病，顶多算是“太自律”或者“有点完美主义”，直到母亲去世。

母亲平时很节俭。她穿衣服有一个原

则：在家就穿最普通、最旧的那几件，好的要留着出门再穿。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很少出门。那些年我们兄弟姐妹们给她买的羊毛衫、羊绒外套、棉大衣……她一件一件挂得齐齐整整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有的吊牌都没剪，藏在柜子深处。我们每次劝她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日子应该反着过——吃，先紧最好的；穿，也先紧最好的。可是习惯了一生勤俭节约的她总是说：“我天忌不吃荤，不能吃肉，吃啥也差不多，咽下二寸半进了肚一样样儿的”，“有个穿的倒行了，再说穿新的、好的还得住一会儿地躲觉，不如旧的舒脱，等哪天出去了再穿。”

可是，那个“哪天”再也没有来。

她走后，我和姐姐整理遗物。打开衣柜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愣住了。一柜子的好衣服，崭新、簇亮，还带着商场里的味道，安安静静地挂在那里。它们几乎从来没有被穿过。没有被母亲的身体暖过，没有被风吹过，没有被别人夸过“你今天真好看”。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，就是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场合。

经过整整一个上午，清理拾掇出十四大包衣物遗物。看着那一包包摞得高高的大白塑料袋子，内心犹如翻江倒海。人活着，究竟该怎么过才是有意义啊！

我拿起两件一簇新的羊毛衫，标签上印着五年前的日期。我把脸埋进去，哭了。遂叠起来，放进了我的背包，以便留作永久的纪念。

那一刻，不仅仅因为难过——当然难过，而是因为我在那一瞬间，仿佛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。

我与母亲何尝不是同出一辙啊！吃东西先吃不好的，穿衣服先穿旧的，以致于看文章先收藏起来等“以后”。我和她一样，都在把最好的留给一个虚无缥缈的“将来”，而那个将来，要么不来，要么来的时候——我已经不需要了，或者哪一天已经不在了。

母亲用她的离开，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：好东西是用来享用的，而不是用来攒的。攒到最后，只能被人扔掉——连同那些没来得及穿的衣服、没来得及读的文章、没来得及过的好日子，一起变成遗物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打破那个老规矩——先吃最喜欢的菜，先穿新买的鞋，新买的裙子不等过夜就穿上了身，看到好文章当场一口气就读完……我发现，天没有塌。后面的菜没有变难吃，鞋子穿脏了可以再买新的，在车上读完的那篇文章，我记住了它的核心，而不是让它烂在收藏夹里。偶尔，我还是会吃不太好的那个橘子。但我会吃之前，先吃一个最好的。不是为了对比，而是为了提醒自己：母亲用一柜子崭新的衣服教会我的事——你永远不知道“以后”还来不来。所以，现在就去穿那件最喜欢的衣服，现在就去读那篇心动的文章，现在就去吃那口最可口的。

因为，“以后”是一个骗子，而“现在”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。